列傳
嬖幸
共六十七

六十四
六十五
後帙

高麗史

六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一百二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嬖幸一

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佞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斂或以土木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麗有國既久憸佞嬖幸之臣亦多今據舊錄作嬖幸傳

庾行簡

庾行簡父稟廉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穆宗嬖愛有龍陽之寵驟遷閤門舍人每宣旨必先問行簡然後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頣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知銀臺事左司郎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亦甚寵於王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出入騶從僣擬無極王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寧臣請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

見寧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君為後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洩戒蔡忠順勿令行簡知之及康兆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尚瞢配島娶島內逆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毅宗初充內侍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短在禳禱勤急延御踈數王頗惑之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惟靖崔均深等

伏閤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自乾
来太史占奏曰國有憂王懼儀因進禳禬之
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
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其年某月
恐有禍灾若依其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
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即曰咸我力也又奏曰
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畫其
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祝聖法會
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令僧

徒皆畏苛酷爭遺賄賂又於安和寺朝晝帝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號稱為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宵禮拜王時幸觀之特加褒賞又信儀言遍祀遠近神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為離宮別館或營山齋野墅巡幸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為限者京外府庫空竭人皆怨之又奏闕東新成翼闕則可以延基王奪弟翼陽第創離宮又奏來歲國有災

宜修古寺以禳之王㝢日官韋海安寺相風水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請黜之克牧子不聽儀以逆民之後限其職王嘉祝釐之功令有司據遠近戶籍政案注腳改錄施行鄭仲夫之亂與嬖宦白子端王光就倖臣劉方義等被殺梟首于市

金存中

金存中龍宮郡人性聰慧有詩名仁宗時爲春坊侍學登第補詹事府錄事與宦官鄭諴

相善毅宗即位以春坊舊恩屬內侍特被寵
幸累遷刑部郎中起居注寶文閣同提舉及
知奏事鄭襲明卒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誠
力薦擢為右承宣自是出入禁中圖議國政
勢傾朝野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敘有隙以敘
交結大寧侯暻與誠等交構嗾其族左諫議
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流敘于東
萊敘既流存中益寵幸嘗密白王曰太子幼
宗親盛恐致覬覦宜選兩府宰相以為東宮

師傅以効周公霍光故事王然之以庾弼為太師崔允義為太傅居無何弼卒存中代為少保王命宗室宰相文武百僚就賀其第守門者皆衣紫佩劒存中與誠相結用事大張威福附已者進異已者斥久典銓注盡賣官鬻爵。贈輸忠內輔同德功臣吏部尚書政堂文學修文殿大學士財累鉅萬甲第至數四兄弟親戚恃勢驕恣十年背疽遣醫問疾絡繹於道及卒王悼甚

鄭世臣

鄭世臣世系未詳高宗末為右副承宣王不

穆移御閲修葺遣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世
臣還奏其状王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
經及大日經頌今聞卿言實符所夢且予在
潛邸嘗遊穴口聞文殊鳥聲卿亦聞之乎世
臣對曰神恠所當諱臣未敢先奏臣詣法席
誠如上所夢恍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
則不見俄而復来臣恐其去不敢正視又有
鳥来鳴其聲云文殊師利摩訶薩世臣與同
僚李應韶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

二人不以為慮百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
宿與修脫冠帶閉門圍碁擁妓酣飲時議憤
之

白勝賢

白勝賢纂風水高宗末補郎將王在江都嘗
問延基之地勝賢曰願幸穴口寺談揚法華
經又刱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王命兩府合
坐令勝賢與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論難
利害勝賢以數馬馱道詵錄佛書陰陽圖讖左

抽右取詭辨無窮景瑜等不能折其談鋒兩府曰如之何景瑜等不得已曰勝賢之言雖不可信姑試之於是命營假闕于三郎城及神泥洞元宗五年蒙古徵王入朝勝賢又因金俊奏曰若於摩利山塹城親醮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大佛頂五星道塲則未八月必有應而可寢親朝三韓變為震旦大國来朝矣王信之命勝賢及内侍大將軍趙文柱國子祭酒金坵將軍宋松禮等刱假

闕禮部侍郎金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
國山也勝賢以為大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
作穴口寺以安御衣帶未幾昇遐今又敢作
浮言奏營假闕且請於穴口親設大日王道
場是不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後俊深
惑勝賢之言欲斬軌乃止勝賢又奏曰圖讖
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以周康王諱釗字
改御押從之既而忌高句麗王釗不得其死
乃復舊諱

康允紹

康允紹本新安公之家奴解蒙古語以姦黠得幸於元宗累使于元以功許通官路累遷將軍林衍之誅金俊也首與其謀錄一等功臣加大將軍衍逼王遷于龍巖宮王問將軍李汾成曰允紹何如對曰允紹已貳於王矣及王復位朝于元衍以允紹爲己腹心使扈駕及還又加上將軍然以前事常不自安及世子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允紹不在選中

不告于王遂行開剗而還自此客使見王不
拜王怒不能制有司莫敢詰其在元也附洪
茶丘妄言本國多畜軍粮茶丘以告中書省
於是遣使来督軍粮忠烈王元年拜軍簿判
書廳鷹揚軍上將軍時群臣以新官制改銜唯
允紹亦賤為監察司所論未改允紹自出視
事復為監察司所劾免尋轉密直副使與大
將軍金子廷詐稱賜牌多占民田事覺沒其
田子新興倉九年加判三司事致仕鄭子琠

亦譯者也本靈光郡押海人初為僧歸俗補譯語都監錄事因習蒙古語累入元以勞轉官至知僉議府事

廉承益

廉承益初名惟直政堂文學信若之後嘗得惡疾念浮屠神祝穿掌貫索精勤疾愈遂以禳人疾病為事為李之氐所薦得幸忠烈王王嘗暴得疾承益侍及移御天孝寺公主以從者少忿恚遂與王詬擊承益進曰王賴佛

力疾愈令主怒若有魔障間之公主怒解李
椙曰廉郎中無實之言時有可用元求衛士
王進承益王女有疾承益白王令僧天其治
疾天其言病不瘳當盡焚經像裂袈裟覆之
精勤終日是夕王女死拜承旨律學助教全
子公嘗爲東安法曹坐受賄見罷賂承益復
職邑人權文卓疏子公罪令婢壻蠻商告僉
議府起居舍人李仁挺語承益藉王命囚文
卓及蠻商竟殺商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臺

諫莫敢問嘗私役其人五十構第畏公主譴
請獻為大藏寫經所許之王數遊田承益勸
以浮屠法由是遊田稍疎李英桂括民户告
王曰聚逋民者康承益為首將鞫之承益及
諸嬖人皆怨衆謗紛然事遂寢時鷹鶻坊怯怜
口及内竪賤者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誘齊
民為佃户民田在旁近者並收租州縣賦税
無所入守令有繩以法者誣譖抵罪承益及
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氐鄭承伍

朴卿等尤甚典理佐郎尹敦郎將吳淑富等
相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以
告王命流之籍田民分賜宰樞後陞副知密
直東寧府千戶韓愼崔坦玄孝哲執千戶桂
文庇管下人等誣謂欲與宰相廉承益同謀
欲殺我輩遣人告遼東按察府元遣使與遼
東按察使來訊王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
柳庇偕元使往東寧府辨詰愼等伏其誣拜
僉議評理尋知都僉議司事公主將入朝命

承益印侯等選良家女承益等使巡軍忽赤
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寢室或縛拷奴婢無女
者亦驚擾怨號遍閭巷洪子藩時爲首相趙
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
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
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
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
直耳承益即日辭免十七年判版圖事尋判
監察司事密城人趙偁與郡人謀殺按廉事

覺獲免附承益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偁耶何不從吾言且爾年老遠謫汝其安乎承益尋以病免未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衰入內殿法席掌祈佛二十八年以興法佐理功臣都僉議中贊致仕祝髮為僧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是年卒謚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其

妻中贊趙仁規女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播

子悖臣自有傳

李汾禧 摺

李汾禧盐州人父大將軍松為崔怡門客汾禧與弟摺事金俊為腹心汾禧補行首指諭拜將軍為元宗所寵及林衍誅俊疑汾禧欲収其心除大將軍直門下俄轉上將軍忠烈即位授樞密院副使固辭拜知奏事陞知密直司事韋得儒盧進義之誣告金方慶也忻

都茶丘鞫理甚劇舉國洶洶楷謂王曰此自
方慶事上若欲辨是非茶丘必謂以私方慶
也宜勿與知汾禧亦夜詣茶丘議事人謂汾
禧兄弟有二心及王如元汾禧從之會張舜
龍等還自元謁王曰帝勅方慶父子得備進
義等從王入朝對質王駐白金難數在方慶
父子議可否于從行宰樞汾禧楷曰忻都茶
丘本不欲辨此事今雖有帝命彼必以無勅
書不聽不如入朝更奏召之餘皆曰帥府豈

敢違聖旨不聽予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呂方慶至是國人益信汾禧兄弟貳於茶丘金周昇朴球廉承益屢陳汾禧兄弟過惡金深證之及王還國周昇等因內僚諷王王召方慶密議流汾禧于白翎島楢于祖忽島籍其家或謂若茶丘聞之必告都省究問不如殺之乃遣人皆沉于海未幾茶丘果訴帝遣速魯哥來問速魯哥欲縶方慶許珙以歸公主曰王既入朝國方空虛方慶珙非有帝命不

可以歸速魯哥欲從之金甫成不聽甫成本
北界人其父叛入遼陽為茶丘腹心與汾禧
楫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來凡詰責我者皆
其謀也王謂帝使樞密孛剌諭王曰金方
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每為汾禧兄弟所沮
諷王殺之是否對曰在江都時汾禧之父事
權臣金俊俊與林衍謀殺俊衍之廢立危社
稷皆汾禧導之及臣襲位汾禧兄弟每違臣
命懲其罪以戒後甫速魯哥茶丘甫成在傍

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何可擅殺我言若妄罪當死孛刺再問茶丘曰汾禧有何二功曰歲庚午帝命復都古京林衍子惟茂拒命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討之奉王妃率國人來松京明年予領屯田軍駐京南奴軍功德崇謙等潛謀作亂汾禧執其黨一人以告王與達魯花赤掩捕誅戮以安百奴此二功也王曰茶丘前言吾若妄言罪當死今所言皆妄也庚午之事禿花輩哥請遣使

江都諭以官軍壓境於是以汾禧與惟茂交偕鄭子璵往說之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系將誅惟茂召汾禧計事汾禧杜門不出松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以待吾父子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奏帝賜松禮等鞍馬賞其功汾禧果有功豈不與於此賞也功德崇謙之亂人有告者汾禧適入直故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汾禧何功之有茶丘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

禧兄弟佞猾多機變若黜其爵位祗速禍亂
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旣貫盈禀聖旨誅
之我國之事何與於汝茶丘無以對
棔初名汾成娶高宗宮妾之女歸國壻得幸
元宗累遷尙書右丞忠烈即位兼知御史臺
事以國壻爲憲官人皆譏之遷上將軍拜承
宣陞知申事雞坊吳淑富等嘗譖全羅按察
使安戩長興副使辛佐宣罷之棔言吳淑富
多行不法安戩辛佐宣不從其欲故譖之聽

其言而罷二人豈不累聖德乎王曰予固疑之姑待戩来言耳召新按察盧景綸曰毋以安戩故懼如有籍宣旨為不法者輒以聞因問楫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僕隷有所欲皆托左右受宣旨官吏若不問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臣豈欲抗其主人主而屈於臣所以為盛德王然之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即位以來宣旨數下州郡疲於迎命楫達白小事不足煩

宣旨宣旨所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旨爲書署名紙尾謂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之王謂摺曰予聞諸武臣言軍旅之事則委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憾今欲文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盖寡如有才無文武寛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摺言於辭朴卿曰養鷹鷂者日殺人家鷄犬宜移養遠地卿語鷹坊李貞曰大家以鷹鷂鷄故

多取衆誇盍養之他所貞許諾令尹秀養于
安南一日王與達魯花赤觀獵謂語人曰始
謂尹秀輩以鷹鶻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
生拔鶻鵲腹背毛而放之縱鶻啄食觀以為
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有散員田裕訴王曰
臣昨捕鶻過安東司錄金琁曰鷹坊已罷何
為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
鶻王怒謂楫曰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必使
按廉罷琁任對曰裕籍捕鶻侵擾百姓聞毅

下解縱鷹鷂自恐得罪言此以試上意耳王然之乳媪子内侍郎將黃元吉以其科田磽薄白王易郎將韓貞甫科田稽言元吉雖無此田不至貧之貞甫惟祿是資豈宜奪彼與此請各復其舊從之稽上時務十餘條王覽畢援而擲之稽恥介特王寵任政令有不合者必爭之多所裨益内僚請謁一皆杜絶内僚常切齒遂譖王殺之年三十九稽臨死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權宜　蔡謨　李德孫

權宜忠烈時人性險佞每依內僚求使四方酷刑厚歛民甚苦之與承旨廉承益善承益薦為慶尚道按廉使宜依勢無所顧忌奪晉州人鄭延愛妓延有勇力走及奔馬直入宜寢所負妓而逃宜繫其母延自詣獄宜殺之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徃慶尚還謂宰相曰南民糴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尚苛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可令

至此耶中贊金方慶告王王曰程驛別監李英桂嘗言朝廷以拷掠為不法又禁贖銅雖肯從令也速達之言豈指此輩耶方慶曰按廉權宜暴斂酷刑請罪之以紓民怨同僚劉福和素與宜結為兄弟請王傅吉曰宜遞期已近其餘之承益詳若不與交親曰宜之橫暴如此也誰薦為按廉宰樞皆默然不對宰樞復以也速達言告王令監察侍史閔萱代宜郎將金義光代英桂命諸道按廉毋得酷

刑後宜拜正郎殺延事覺僉議府効流海島
罷晋州副使徐寧十三年為全羅道王旨別
監以能辦供進授版圖揔郎賜紅鞓一腰白
金十五斤米十五斛時忠宣以世子如元宜
獻銀四十斤虎皮二十張為行李之資忠宣
曰此物皆剥民斂怨非吾所欲遣還其主宜
又與按廉李熙有隙以熙不謹供進譖王罷
之有蔡謨者平康人累遷侍御史忠烈因東
征如合浦時慶尚道因軍旅飢饉民不聊生

謨為王旨別監厚歛於民饋遺扈從權貴叟
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善大不受執其人以
徇由左承旨進知申事歷副知密直僉議叅
理二十八年以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謨嘗
為慶尚道勸農使多歛細麻布以獻又賂左
右權貴市私恩李德孫代謨稍增其數後薛
仁永又倍尺數布極細密民甚苦王聞之禁
獻細布德孫僕射淳牧之子累歷監察雜端
按慶尚全羅忠清三道掊克作威吏民畏之

忠烈朝拜東京留守王因東征道過東京以
德孫能辦供億加府尹後爲慶尚道王旨使
用別監剥民膏血以市寵超授衛尉尹近侍
別監金龍劒題驛壁云慶尚州道殘民血染
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訴王流之歷官至知都
僉議司事年六十一以疾乞退拜賛成事致
仕二十六年卒謚莊淑子偰官累賛成事初
偰妹壻宋璘黨於王惟紹離間王父子偰寄
璘書曰顧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咻人邪說

以自誤疇伏誅忠宣得其書嘉忠直授密直
副使
林貞杞
林貞杞元宗朝登第昧學術有吏能爲長興
副使値其父允蕤大祥當至京恐失職依內
僚請在任行祭尋以娶盧進義之女爲貳妻
坐免忠烈時除正郎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
諫李行儉等不署告身貞杞附鷹房以王命
督署弘美等不從貞杞訴王流海島未幾爲

全羅道王旨使用別監務苛暴聚斂事權貴
欲悅衆彌謗令新島句當使韓允宜漕運豪
家田租與內庫米並到禮成江凡八十餘艘
其奸狡如此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時慶
尚道按廉閔萱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
按廉王同日賜貞杷及萱帶紅人語曰如今
邑宰紆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指兩人也以
王旨使用別監仍為全羅按廉時權瑞精按
慶尚黃守命忠清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

仁琬安集東畀貞杞姦瑞精暴良佐愚而貪崇佞而拗仁琬浮虛少實守命枉直相半時之任用如此貞杞進橘二株用十二牛曳入宮中路遠累日而至柯葉皆枯貞杞亦知不可用但欲媚王獻之貞杞以白粒一斛遺承旨崔守璜不受貞杞慚愁以其米賂權貴即代守璜為承旨時人鄙之嘗掌監試取士命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為韻諸生曰韻中

六字皆則音貞杷斲改曰堯舜之道如魚依
水諸生又曰韻中五字皆平音貞杷大斲又
改曰好堯舜道如魚依水貞杷初爲試官享
王珍膳花果豐侈無比酒酣貞杷起舞王歡
甚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三日厥後先
試期享王謂之品呈盖以宴品先呈于王也
後遂爲例十三年拜副知密直明年加監察
大夫卒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喜言人短
公主欲聞外事令出入卧内公主聞貞杷死

愴然尼曰貞杞之死不足恤也以血成身其
死宜速謂剝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變色萱
平章事令謨四世孫累轉衛尉尹爲全羅道
指揮使承旨缺萱及李德孫權宜皆附內僚
求之王難於取舍手書萱籌令三人探之萱得
焉遂拜右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遷都僉議
參理改知都僉議事王欲改嫁忠宣妃韓國
公主遣萱賫表如元萱告中書省曰東京人
金天錫久留本國多行不義姦詐回譎離間

王父子於是中書省移咨征東省勒還東京天錫遂與萱有隙一日王坐行省天錫厲聲曰閔萱以宰相構虛事交亂彼此離間王父子莫此為甚天錫作何等事使我殿下父子不和耶其言辭舉止甚倨傲無復君臣之禮萱復拜叅理陞咨議都僉議贊成事後忠宣以萱進改嫁表流之忠宣二年卒萱起於刀筆與世俯仰

朱印遠

朱印遠悅子也忠烈朝登第累遷慶尚道按
廉使時正郎宋洪少尹辛蕆亦按諸道宰樞
以皆非人望駮之王怒不聽印遠貢細黃麻
布二籠王開緘令左右爭取以爲戲宰相言
朱印遠重歛謟事左右又惡聞烏鵲聲常令
人操弓矢嚇之一聞其聲輒徵銀瓶民甚苦
之宜罷其職王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貂冒
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判官坐贓
流海島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

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黃麻布紡績於女
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價貴難買
民將不堪且帝諭曰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
安堵其審圖之請並罷王納之既而以貂為
忠清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
內僚從容白王聞諸道路曰宰臣朱悅無子
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
悅清直絶倫印遠貪邪無故比云然王大笑
尋為其道勸農使宰樞言印遠虐民不可用

官者李信嘗降香慶尚具知印遠貪汚以聞
至是命信與左承旨趙簡廛官柳允珪往都
堂與印遠辨詰信曰印遠嘗待我甚厚感恩
則有之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文吾歸自開
骨山道見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問之
則皆曰避朱校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
賄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歛也印遠俛首
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子暉時有太僕少尹
李桂材者暴歛類印遠以雜善別監兼東界

安集使務侵漁以市私是東界多産崖蜜桂
材不時徵斂瀝取無遺蜜蜂無以自養蔽天
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桂

李英桂父應公英桂初為僧後歸俗娶良家
女生一子為管城縣令忠烈為世子聞韓工
金准提之妻美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
養於宮中如己出英桂棄其妻娶之時稱國
壻及忠烈即位以内園丞超拜郎將出入宮

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柱難為人物推考別監白王曰大臣及內僚多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推鞫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益與諸嬖皆怒衆謗紛然王由是惡英柱遂寢其事為忠清道安集使選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進又聞忠州民丁香多畜銀酷刑督納香悉所有不足又貸三十餘斤以充之又為

忠清道脫脫木孫侵劄驛吏寧越縣令李恂
亦貪暴不法民甚怨之有民康允明乗衆怨
作亂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吏十餘
輩乗傳横行殺恂及縣吏一人又將殺英桂
英桂知而掩捕之累轉軍簿判書鷹揚軍上
將軍英桂性貪汚苛暴奪占田民家人嘗運
米到江英桂親往截輸爲路人所辱其無恥
類此金州民大文者族黨近百人英桂倚勢
欲壓而爲奴都官佐郎李舜臣匿姓諂曲阿英

柱意舞文爲賤大文訴王府斷事官趙仁規

仁規考其案具陳英柱姦僞王囚舜臣罷英

柱職僧日英誣告英柱與韓希愈謀反鞫之

英柱誣服流海島未幾召還語在希愈傳二

十六年拜密直副使

李之氐　高宗秀　金儒

李之氐禮安縣人以内僚進忠烈嘗獵于馬

堤山樂而忘返之氐與文昌裕言獵騎踐蹂

禾稼民多怨咨請亟還從之王又取民間家

鴿納宮中之氏與車得珪以為不可遂還之
元將征日本之氏時為將軍欲避赴征遂乞
免時内僚皆受賜田之氏尤多又請加賜忠
宣為世子謂之氏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氏
赧而退舊制受王旨者必先關承旨酌可否
奏而行之至是内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
而已尋除大將軍有金義光者亦以内僚拜
將軍銓選甚濫時議譏之進同知密直元授
合浦等處鎮邊萬户府副萬户行中書省副

鎮撫賜虎符歷資政院使知都僉議事加贊成事出鎮合浦忠宣即位拜檢校僉議政丞王以為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乃授之氏為商議式目都監事封禮安君改封承安君忠肅四年卒子寶恃父勢狂暴甚於猘犬嘗有國學諸生過其門寶令小奴呼之至則持梃逐之有李悅者後寶擊其額仆地從而蹴踏諸生欲告之氏宗當門揮劒曰當殺汝輩數人諸生詣世子告之以之氏故不問公主聞

之因宗巡馬所謂王曰小豎驕橫至此王何
不禁尋命釋之義光忠州官奴父壯附崔怡
義光遂為其府內竪官累密直副使高宗秀
金儒亦內僚也宗秀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
用事官至三司左史王表請于帝授武略將
軍巡馬千戶賜金牌後加王京等處管軍萬
戶府萬戶賜三珠虎符儒性貪婪傾狡忠宣
惡之祝髮置八顛寺及忠烈復位儒髮而拜
將軍為慶尚全羅楊廣採訪使務為漁奪遑

歎國寵民聞其來莫不痛憤歷典理摠郎親
從護軍儒告護軍朴圭郎將吳仁贊嘗使外
潛備舡艦資粮必有異謀王命宰樞鞫之具
疏謀亂狀王大怒手裂其疏既而悔之後元
使塔察兒令行省鞫之圭等果伏王遣密直
高世子瀋陽括人物儒時為大護軍與護軍
高汝舟潛以書達忠宣事覺王怒杖之

印侯 丞旦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剌歹齊國公主怯怜

口怯怜口華言私屬人也與三哥卓古歹從
公主来補中郎将忠烈欲拜将軍令易名忽
剌歹語大将軍印公秀曰吾與爾善盍借爾
姓遂改姓名爲印侯與張舜龍車信爭起第
極其奢僭王嘗如元至虎平縣縣令将宴王
侯以不先饋已恚曰爾用幾羊欲以此宴乎
又川州達魯花赤宴王王欲賜物侯曰川州
小邑可勿與王怒命李之氐賜之之氐畏侯
竟不與後有人牽牛而過者侯家奴奪而椎

之牛主畏其勢不敢告又有都將校金希迪者托侯勢暴横白晝撃殺判事金碩家奴流海島侯即放還侯之專恣如此元兵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户府以侯爲昭勇大將軍鎭邊萬户賜虎符及印出鎭合浦全羅慶尚之民多受其害有吳仲侯者寧密城謟事王旨別監蔡謨決守山縣古陂爲田欲以賂權貴侯如合浦仲侯盛張妓樂宴舟中侯與仲侯危酒𧙴頭仲侯戴𧙴頭起舞失脚墮水死王嘗

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災滋甚歎罷鷹坊侯
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忠清道按
廉黃守命稍不廉然頗恤民侯挾憾譖以盜
官米罷之十二年授副知密直賜籍昇平郡
王聞乃顏大王叛遣柳庇請舉兵助征宰樞
或云請待帝命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
王從之練兵將親征以侯為中軍萬户侯白
王令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路有馬則取之
士卒爭刼奪千户高宗秀請王禁之道聞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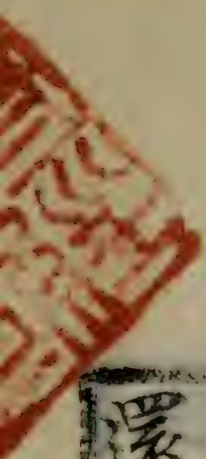
擒乃顔還陞判密直進知都僉議辭職尋拜
贊成事哈丹之侵王召宰樞議備禦侯曰上
親將出東界以斷賊路賊如闌入近境上入
江華令臣等將兵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
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爲三軍之
殿以全社稷遣侯禦之追至燕岐與韓希愈
金忻擊破之告捷獻俘帝以侯爲鎭邊萬戶
府達魯花赤賜玉帶一腰銀一錠鞍一面賞
之王嘗在元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帝有命

諸王駙馬各還國盖欲鎮安軍民然後來赴大
會今世子與父王直欲赴上都父王縱未遽
還世子宜先往鎮撫之世子曰已遣忽剌
歹等矣司徒曰忽剌歹君家一老奴耳其能
鎮百姓乎世子不荅二十四年改官制拜光
政使叅知機務尋改重大匡僉議侍郎賛成
事判兵曹監察司事初韓希愈鎮合浦侯奉
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
侯還白公主請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

齒且長非希愈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與金忻元卿謀傾軋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侯等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侯忻侯忻等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户石天補及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莊俞守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別將裴仁儉等十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被

執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豈不
知哈散竊令其子往候王宮仍謂曰王若知
之必嚴警備汝見王曰吾父聞有變恐懼無
兵衛故遣我借兵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閴
然衛士皆卧不起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劒
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
愈等詣王宮請訊之王與哈散鞫之不服囚
巡馬所日英逃王與哈散又鞫希愈等于興
國寺凡五日惟英柱仁儉誣伏又鞫希愈等

三日竟不伏侯忻卿與其黨上將軍姜祖大
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瑞少尹閔頤等以
日英逃希愈等不伏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
金深留之不從王謂宰樞曰侯等之去西北
面都指揮使瑶飲食之罪一也不拘留罪
二也給貞頤驛騎罪三也冝罪之中贊洪子
藩唯唯知都僉議崔有渰曰殿下且不得留
侯瑶安得止之宰相入朝者指揮使其能不
飲食之耶驛騎貞等擅騎非瑶給之也宰相



非人乃致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珤可乎議寢
然珤竟坐罷王流希愈英桂于海島餘皆赦
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事對曰希愈本無異謀
但忽刺歹欲爲盖知禮普化王地耳王亦遣
判三司鄭仁卿判通禮柳琚如元辨侫誣妄
元遣塔海濶濶不花等来執希愈英桂元卿
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宰以歸庇
乃哈散鞫希愈時譯者之宰主文案者也庇
還王疑與侫同心欲罪之庇逃乃罷其職又

罷侯職奪侯所佩萬戸符與王惟紹希愈復
相有寵侯憚之因留元不敢還及希愈死惟
紹伏誅侯拜咨議都僉議司事平陽君復佩
萬戸符忠烈薨忠宣嗣位入朝侯始東還王
命僉議密直出迎于國門外後加檢校政丞
賜忠勤輔佐功臣號三年辛卯年六十二性狂
縱貪婪但善於將命忠烈與公主數入朝侯
未嘗不從凡有事奏聞必遣侯以行辨金方
慶誣得解復平壤隷本國侯與有功焉賜劵

一等侯初甚貧窶及得幸屢被賞賜家貲鉅
萬又憑藉勢力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
有紀極人多惡之及死至有相賀者謚莊惠
子承光庶子承旦侯慕科第之榮令承光赴
舉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舉承光瑄俱不學
無才試官阿侯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
旦並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謁誕日
承旦獨與鄭天起詣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
至者忠穆元年拜左政丞恭愍初封延安府

院君時權豪奪畿縣公田承旦所占尤多辨
整都監收其田仍徵累歲之租承旦惡之一
日入侍經筵請罷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夜
行惡月之明尋復為左政丞百官罷朝賀當
詣王后宮監察大夫元顗執義慶千興以王
后戚屬故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目劾之議
於同列四宰李公遂以為不可承旦怒不視
事時監察司不署承旦政丞告身承旦嗛之
後罷封延安伯未幾以事流于保安居四年

召還卒葬不以禮有婢妾子完護軍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張舜龍本回回人初名三哥父卿事元世祖為必闍赤舜龍以齊國公主怯怜口來授郎將累遷將軍改今姓名忠烈獵于馬堤山時設道場于壽康宮大集緇徒舜龍曰王奉佛飯僧又射獵如此有何功德元授宣武將軍鎮邊管軍摠管從東行中書省都鎮撫王遣舜龍如元獻女求買公主真珠衣帝賜舜龍

雙珠金牌進副知密直王興公主曲宴內人
迭起獻壽贊成事趙仁規佯醉不飲舜龍曰
何不飲無乃詐耶仁規怒曰汝輩詐我則否
王與公主入內二人詰不止舜龍牙三哥欲
右其兄仁規歐且批其頰三哥攘臂而進左
右觧之二十三年以僉議叅理年四十四舜
龍與印侯車信爭權競為奢靡起第宅極
侈麗以尾礫等外垣状花草以為文時稱張
家墻其第與起居郎吳良遇家隣比舜龍欲

奪之不得夜窣無賴人壞其垣墻子將軍英

豪奢不檢嘗於八關會直上五鳳樓手取案

上橘柚因而失儀者多王不恱乃罷車信盧

英亦怯伶口也信初名車忽解本國人嘗没

入于元居燕京其母夤緣得乳公主及公主

釐降遂為媵臣累遷上將軍官至賛成事初

興王寺婢年未五十者托信私免役寺別監

李源執不可信毆源源詣宮門訴之王怒召

信數之曰別監吾所命也汝何毆耶顧謂信

毋及印侯舜龍曰汝輩之言吾皆勉從令汝不法何至此遂因信于街衢所英初名式篤皃河西國人官至將軍嘗以事如元未還而死性溫厚聰敏頗知書非印侯舜龍之比

曹允通

曹允通所津縣人以碁知名又善玄鶴琴所製別調行於世元 世祖召與南人善碁者試之允通輒勝帝許乘傳隨意往来忠烈時遣使召允通挈家入朝帝問曰世傳人參産汝

國者嘉汝能為朕致乎對曰臣若管其事歲可得數百斤帝賜傳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郡發民採之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產未及期者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遣張舜龍奏曰曹允通奉聖旨採人參人參唯產東北界允通強令諸道民就產處採納臣請隨所產處以時採貢帝又命允通管東界鷹坊王亦賜紅鞓官至贊成事致仕卒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嬖幸

尹秀　吉甫

尹秀漆原縣人父養三爲無賴行棄市江都因歸其地爲養三歧秀元宗朝拜親從將軍時同知樞密趙璥夜召秀謀誅林衍秀諾璥遷延不發秀懼以其謀告 衍衍殺璥初秀舅

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知蒙古將加兵于我逃還以苦得還都江華以功累遷樞密副使致仕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追理致墩之故二人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叛入蒙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以鷹犬得幸及即位秀自瀋陽挈家還管鷹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嘗如元獻鶻還言帝以鷹鶻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凡屬鷹坊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　秀自請也未

幾帝遣鷹坊子郎哥歹等二十人往慶尚道
河陽永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又以秀爲
全羅道鷹坊使卿義李貞爲慶尚忠淸西海
道王旨使用別監初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
集逋民稱爲伊里干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
察及州郡牧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
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
罷鷹坊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帝受聖旨
鷹坊牢不可破又假使別監之名其權益重

自後秀貞卿義每分遣其屬捕捉鷹鷂別監者不可勝數所至擊鮮飼鷹鷂民間雞犬殆盡秀官至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一日至角山僧夢一老父邀至其家謂曰我龍也昨日吾兒化為鵠遊大澤中尹秀射殺之僧寤而異之告南京留守王肸肸詣秀問之果其日獲緇鵠其大異常尋暴得疾起立奮拳撞墻壁大呌曰狐兔麋鹿胡嚙我肉遂死子吉孫吉甫吉甫善擊毬元仁宗為太子吉甫因宦者

伯顏禿古思得出入東宮由是忠宣亦寵遇之授中郎將言無不從時淑妃得幸于王頎妃之女伯顏忽篤入侍太子謀辱淑妃訴太子令淑妃赴都王患之吉甫白太子乃止王喜謂吉甫曰汝宜繼乃父爲班主吉甫辭曰臣年少請授臣兄乃拜吉孫鷹揚軍上護軍吉甫大護軍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失職東還尋貶務安監務起爲合浦鎮邊使子桓自有傳宋義子和義之叛入也和泣諫不聽至

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追還之和少習騎馬擊毬弄杖妙絶古今帝甚歎賞謂左右曰若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都江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為也令高麗出陸義懼罪來耳由是義貪困失所和益惡其父請帝挈妻東還元宗喜擢為御牽龍行首至中禁指諭以其母賤限職三品後義亦還

李貞　金文庇　李玢

李貞本賤隸也常屠狗為業以勇力聞見愛

於金俊子柱及柱敗逃免爲忠烈乳媼女
壻遂有寵管鷹坊多聚無賴之徒流毒郡縣
國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自元還謂王曰帝
問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數遊田
故有是言尋辭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
七品貞愛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祗候
賜犀帶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散
粟林間手自拾煨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
司事貞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

隷之濫授大官未有如貞者子郎將琨張
舜龍之壻與宫人無比私事覺將殺之以
舜龍故流海島有金文庇者家世單微以勇
力聞爲夜別抄指諭忠烈時積官至軍簿
判書初趙文柱欲誅林衍召文庇議久未發
文庇懼謀洩及禍乃告衍衍殺文柱文庇嘗
燎狗破竹刮毛而食之及得疾遍體皆瘡使
人以竹刮其身至死李琳張公李平者亦
忠烈時人琳好勇善騎射官至將軍常

以養鷹遊獵為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嚼以飼鷹或刲生雞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珝導之及死如鳥嘴狀者遍體公平以鷹犬得幸王使公平養鷹子宮闈日必再至公殺民間雞狗無算直史館秋適嘗候平聞苫囊有聲發視之生狗刲一脚矣

元卿

元卿傅子也性豪奢好射御不喜儒忠烈朝累遷中郎將為三道人物推考别監忻公主

旨公主怒杖之全羅道巡撫使幕僚李贄道
見驛馬䭾物如京者詰之乃鷹坊人私物也
贄繫其人輸其物國庫卿譖王曰李贄見進
鷂者罵曰安用此爲撲殺其鷂王怒流贄海
島未幾尹秀白王釋之王置鷹坊都監卿與
朴義爲副使由將軍轉大將軍印侯以公主
怯怜口驟發宰輔權傾中外卿欲藉侯勢以
子善長娶侯女自是黨於侯好生事爲國害
進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時卿兄珝位

在卿下卿白王曰兄弟同為宰相弟居兄右心所未安乃改卿為三司使珣為副知密直後拜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以同知密直司事卒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世祖常呼之曰納獜哈剌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故曰納獜鬚髯美黒故曰哈剌常受元命為武畧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帯金符

朴義

朴義密陽人以鷹犬嬖於忠烈累遷將軍先

是密陽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為歸化部曲義略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為部曲無鎮撫者恐其民流散乃置撫復別監義常養一鶏郎哥歹曰鶏尾羽十二者罕此鶏十四若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已為大將軍王獵于安南義獲一鵠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為世子嘗謂義曰毎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赧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産

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資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錠銀三十斤為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正私用之忠宣囚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百布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

朴景亮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趙妃嬖

是密陽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為歸化部曲義賂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為部曲無鎮撫者恐其民流散乃置監務復別監義常養一鷄郎哥歹曰鷄尾羽十二者罕此鷄十四若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已為大將軍王獵于安南義獲一鵠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為世子嘗謂義曰每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赧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産

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
資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
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
錠銀三十斤為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
正私用之忠宣囚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
銀七十斤銀瓶六百布千匹奴婢三十口田
二十結

朴景亮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趙妃婢

妹之壻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使治之景亮亦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忠宣賜景亮鞓帶又教曰大德七年春奸臣儈豎至行在香水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詵許有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齊趙通等奮義忘生力沮奸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并爲良又以其族抄奴金莽補南海縣令秦元璧崔李淑友壻

也國人言自今抄之路開矣遷僉議評理從
王如元李思温金深以為王之久留京師宗
由景亮等為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
深傳忠肅時封興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
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
使急召王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知伯
顏禿古思用事恐忠宣不免皆奔竄景亮連
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令英甫本帝釋院奴治金薄爲生元嬖寵李
淑之妻兄也淑嘗黨於王惟紹謀廢忠宣及
忠宣誅惟紹乃籍英甫家流遠島初忠烈授
英甫郎將諫官不署告身及忠宣復位二年
拜大護軍即署之時人語曰間者人言小王
立政必公今既免英甫罪又授大官何私昵
如此英甫嘗爲資贍司使多竊銀幣王以白元
恒嘗知讞部監選軍有能名命句較諸司契
券元恒究問英甫不直英甫甚怨之會元恒

杖殺司僕令史英甫訴王流元恒靈興島忠
肅時授密直副使累轉知司事兼大司憲臺
官閉門不署告身後改評理陞贊成事又拜
三司使忠肅之留元也瀋王暠謀奪王位奸
臣交搆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廣大
隨大廣大渡水無舡謂諸大廣大曰我短小
難知深淺君輩身長宜先測水咸曰然入水
皆溺獨小廣大免今有二小廣大在吾國全
英甫朴虛中是也置我禍網㝵然坐視何以

異此國語假面爲戲者謂之廣大英甫嘗屬
良人一百六十人爲賤事覺整治都監决遣
本籍忠穆四年死

康允忠

康允忠本賤隷始事忠肅拜護軍嘗强淫郎
將白儒妻監察司鞫問具服請罪之不允監
察僉議典法交章極論留中不下監察司累
日不視事乃杖流海島曹頔之亂侍從忠惠
有勞錄勞爲一等授密直副使時王求四件

奴婢甚急允忠與閔漬主之還僉議評理出
爲楊廣全羅慶尚三道問民疾苦使閔漬分
遣惡少諸道誅求無厭允忠執送惡少囚巡
軍忠穆朝拜贊成事初趙得球從王煦如元
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允忠在幼主之
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
銜之及煦與金永旽以奇三萬死不克整治
欲如元奏帝允忠恐得球圖已誘王貶于耽
羅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允忠與裴佺出入

得幸秉政權作威福有人貼匿名榜于監行
領云贊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一侍女通謀
君毋恣行淫亂得寵于内與河有源沮整治
都監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密直印瑭贊成
權謙李壽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允忠通乎
君毋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来白王曰龍
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今得罪而来王何必
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爾為内
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毋昵于内允忠懼謝

疾不出數日賂龍普毋以請龍普對允忠語瑺等曰今欲辨康賛成事公等毋隱前言瑺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曰公宜復視事會王率百官迎詔允忠遂扈從金倫李齊賢朴忠佐等上疏曰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其有欺君罔民不憚天下之公論不畏天下之大法則不仁之大者也與之言尚不可况信之任之

乎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奸諂荒
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逼過名復貪
榮而冒進百端淫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
獄就徵至陽及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
九人只爲枝葉積釁募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
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
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
蓋允忠者强姦金南寶之妻又姦白儒之妻
累經杖斷身帶瘢痕冒受征東員外仍兼僉

議賛成豪横不法現有主妻又娶故密直趙石堅脹喪妻擄有石堅家産又至正六年天子命王脫歡金邦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為禍根當先黜退可以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讒謀紿邦海抑脫歡以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召脫歡等宰臣耆老議所以奉行者耆老以為聽斷田民之訟只為整治之一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

察舉刻非違然後可以上副帝意允忠方為
政府提調恐失其利且恐王脫歡前言作色
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
等不諳民事之人為整治都監官陛脫歡為
領都僉議實奪其權為能整治脫歡不能舉
行十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
事子由攝行大廟擅以犧牛與顧堂僧使血
祀有闕監察刻論其罪以其壻李湜為允忠
門客百計營救又陞子由為賛成事諫官宋

天鳳李芳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牒允忠矯
王命召芳實等勒令請暇尋脫其職且允忠
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為政房提調擅
銓選之權與奪由已賄賂公行門戶如市專
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訶歿稽
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
忠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
過皆允忠所為如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
歲之恥王及太妃感悟轉呈于元恭愍三年

復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五年護軍林仲甫欲奉忠惠孽子釋嚚潛圖不軌繫治巡軍辭連允忠貶為東萊縣令八年殺之

裴佺

裴佺興海郡人其母宮婢佺為忠惠嬖幸累轉護軍委以機務歷官軍簿判書曹頔之亂侍從有勞錄功為一等封興海君佺嘗在元王夜幸佺第淫其妻與其婢金珸妻佺与康允忠得幸德寧公主居中用事有人作匿名

狀錄佺罪惡貼版圖門公主召諸宰相謂曰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忠定時為行省理問元以佺及郎中金永煦員外郎李元弼等受賕放倭賊因鞫之會赦免佺猶在公主宮中用事如舊時都僉議尹時遇在王側弄權人目之曰尹王干謁者不因時遇則必托佺及李齊賢為權省下佺于行省獄恭愍宥之時人憤其曲貸元惡居十年卒子尚絅尚度尚志尚恭

閔渙

閔渙密直事頔子也為忠惠倖臣官累代言又以禧妃之舅怙勢恣横人皆疾之嬖人寗夫金使江陵道索人參參貴所得少懼王罪己擅徵職稅還訖王曰臣往江陵見朝士退居鄉里病民者衆臣徵其職稅藏州郡以待上命朝士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其言渙從旁從吏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

品以下百匹散職五十匹人間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於是焚山澤而索之禍及其族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稅王欲從溪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散負同正者貪甚賣盡資産不充額其女痛父受苦斷髮貿布以納與父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後東界存撫使崔昌義白王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溪又建白求取人四件婢奴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曰人相

貿易者王使漁及康允忠等主之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置之北殿使紡績如平人家權準奉天祐權達家愈被其害惟賂漁者得免漁又分遣惡少諸道或榷山海稅或徵巫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康允忠為問民疾苦使執送惡少囚巡軍王怒黜漁未幾召之復得幸爲王嘗使漁及朴良衍金善莊等監督新宮役王怒稽緩杖漁等於是人家寺院村庀礎砌靡不散取及王被執于元

印璫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流渙于辰州路後還國再拜同知密直司事紅賊之亂渙爲元帥以殺摠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子輻軾

尹碩

尹碩善州海平縣人父萬庇官至副知密直司事碩忠宣時爲別將元使至以盖人立王前元使傳帝指令兩王子入侍碩聞之黙自念吾當從第歸告其父父曰兒計失矣所以

從王子者為後日計兄在而身先有國乎碩
曰吾亦知其然然吾見少則敬心生見長則
吾此所以決吾策也遂從之長早亡少即忠
肅也及忠肅即位授護軍為王嬖幸累遷代
言僧松戒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以其妹與
碩碩薦於王由是與碩俱見寵出入無禁碩
巧言令色善逢迎妬賢嫉能顛倒是非忠宣
恐其誤國諭王斥之貶于金海後與孫琦附
曹頔蔡河中觀望生事為國害官累同知密

直司事元欲立省于本國碩與金怡李凌幹
等奏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轉僉議評理
封海平府院君拜政丞王有疾不親除授碩
與代言奉天祐等銓注於其第碩性急數罵
辱嬖人嬖人多惡之贊成事林仲沇與碩有
違言碩以馬策扶之嬖人白王王怒下碩巡
軍杖之忠惠初改中贊加壁上三韓十字功
臣䟆忠肅復位在元遣閔祥正趙炎輝蔣伯
祥仁守等下碩及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

軍裴佺呉于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俊尹
桓大護軍丘天祐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
將盧英瑞等于巡軍皆忠惠嬖幸也伯祥鞫
碩以四事曰王之朝元也汝輩止行邸錢粮
前王與小人亂政汝為相不言又與前王謀
叛上國又與内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乃囚
其子之彪之賢奪之彪告身杖流海島又
流孫琦等二十餘人後數月頔黨有訴寃
於元者元遣客省大史都赤來囚伯祥仁

守祥正炎輝于行省釋碩等因召還琦等忠
惠復位又拜左政丞曹頔之亂侍從有功賜
鐵券忠穆時御史崔濡強淫碩婦碩訴于
元托元嬖宦高龍普受鎮國上將軍高麗都
元帥御史臺彈之蔟還元籍流于海平卒
葬以庶人之麁官至知門下省事封海平君
謚忠簡性寬厚不立崖岸略通蒙古語子
寶大護軍寶子可觀自有傳

孫琦

孫琦本商人為忠肅倖臣累遷大護軍以侍從勞賜田及臧獲由揔部典書陞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輔功臣錄王見譏留元奸臣附瀋王謀竊王位琦能忘身辨理王復位還國賜鐵券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錄拜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後王還自元次平壤琦與萬戶曹碩政堂文學朴遠大司成張公允等沿大同江携妓縱樂王命衛士執琦等反接因巡軍恭愍以王子入朝琦從之及即位封平海

府院君尋以政丞致仕

鄭方吉　林仲沇　姜融

鄭方吉登第累官判典校事轉成均大司成入密直司忠肅見留于元方吉與韓宗愈等會百官旻天寺為書請還王又請執送誣訴本國者後拜僉議政丞時盜發金馬郡馬韓祖武康王陵捕繫典法司盜逸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沇沮之曰賊繫獄二年無現贓死者多矣方吉曰吾固知發塚人多金

且云潛用巨濟田租者誰屢罵辱之仲沇慚
恚移病人以方吉言爲是時方吉年七十六
王賜以杖代金台鉉權行省事忠惠在元襲
位忠肅將如元至海州方吉與贊成事康融
前評理金元祥 白忠肅曰今王之位殿下與
之宜誠心事殿下反如仇讎殿下之臣皆褫
職唯以義成倉屬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
又與龍山元子不友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
元子入朝曹益清力陳不可忠肅嘉納之然

以方吉言猶未能自安仲沇嘗與議郎曺光漢應教韓宗愈叅銓注官至賛成事嘗與蔣伯祥攝征東省事忠肅嘗謂仲沇曰卿亂我之政人目曰林權有鄭權者曽典銓選多受賄賂故王比之融本姓名康莊其祖晉州官奴融忠宣時拜内府令妹為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恊戴功臣號累陞賛成事封晋寧府院君忠定

元年卒子千裕婢妾出也恭愍以其妹為元
承相脫脫寵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
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

申青 朴青

申青一名松多仁縣伐里驛吏嘗入元為瀋
王暠從者得幸及忠肅如元館於瀋邸青得
見由前散員授護軍累遷上護軍及忠肅倦
勤青假威用事勢傾一國無忌憚與朴青李
青齊名時號三青忠肅每言忠惠過失從臣

曺益清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以上護
軍呉子淳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與青
共圖之時青為廵軍千户稱奉旨執其惡少
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栲掠甚嚴忠惠
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忠惠憾不置忠肅薨
忠惠立令權省洪彬囚青于理問所命耆老
府院君權溥等疏青罪告行省曰木有蠹不
除則萎國有盜不去則危故孔子為政七日
誅少正卯所以除國害而安民心也今有內

竪申青者起自微賤冐受官爵擅權自恣不畏朝廷之制本國之法鬻官賣獄中外憤怨望加責罰不幸先王棄世嗣王居憂若不陳告省府衆情欝抑無處可申伏望亟正其罪以一戒百青本驛户變名逃役冐受大職罪一也青將遠近親屬除免站役又影占人户聚作莊舍私其貢役罪二也本國風俗無問尊卑大忌家長方位如有犯動必致病疾青令年正月就先國王宮裏暗堀大樹正

值先王行年方位因而不憚以致大故先
王嬰疾二十餘日青居中沮遏他人莫得近
前又不報公主及嗣王其意難測罪三也
青嬌先王旨勤取人金不與其直又盜德泉
庫布一千八百匹義成倉布二千四百五十
匹寺社田二百六十餘結自餘取人田民不
可勝記罪四也令親屬擅乘驛騎械繫
多仁縣吏黄仁賛奪其奴婢一十七口恐嚇
檢校裴尚書別將宋全令同正朴得侯李

均吳天世等逼淫其女其餘難以盡數罪五也令親屬寧二百餘人執金化郡吏文世蓋守等五十餘人壓良為奴婢毆殺文世及丁近妻典法判書安軸監察執義尹奕持平李敏等守正不聽其言青矯旨因巡軍百計侵擾罪六也家起大樓金畫其壁朱縣其極奢僭類此罪七也凡其所犯或在赦前恣行不悛迄至于今不敢不告行者錄其書授金永煦呈中書省永煦妹壻别哥不花

時為平章於王兩姨兄弟故賜永照鈔一百錠綾一十五匹紵布三十匹遣之移因青巡軍遣宋明理宋八郎以糞塗青口既而籍沒青家撤其樓輸材瓦於崇教池恭愍時授平壤道巡問使官累上部尚書樞密院副使朴青一名松素微賤以養鷹得幸忠肅累遷上護軍以罪收賜田屬興善宮後為密直司使其妻嘗與族父李臣桂通青刵兩人告監察司鞫之

王三錫

梁載　曺華卿　崔老星
尹賢　安珪

王三錫本南蠻人性狙詐輕躁無才術嘗隨商舶至燕糊口於人忠肅在元三錫因幸臣求見王悅之遂從王東還以醫術媚王得近幸寵眷無比稱為師傅妬賢嫉能賣官鬻獄至於庭辱臺官王不悟三錫以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冨原龍山久留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王久留龍山瀕海下濕之地使公主免身

氈幕遘疾不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赦三錫嘗為儒學提舉欲塑文宣王像成均館閑大成殿不納三錫譖之因博士李暄學錄申譔於理問所並罷其職其專恣如此梁載初名將燕南人附三錫夤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載還燕及忠肅如元載又與蔣伯祥搆兇謀不克遂諂事王左右得幸封佑文君與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交結宦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以

華卿為左代言崔老星懷義君申時用大臣元尹尹賢持平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覺載又以所善李閏屬蔡洪哲安珪中第時商賈雜類競依載又以載舅王天祐與宰相李僎金元軾爭奴婢摠郎尹奕瞻依違久未決載奪奕瞻以賢代之賢即斷與天祐僉議司會署告身蔡河中見載所用漢人告身遂裂去三四紙華卿嘗為僧相風水賣術為生亦因載以進同掌選遂以代言帶提學

士林觖望甞矯旨令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獻熊掌豹胎淑督索州郡事聞王怒罷淑職芊卿陽若不知老星色目富商本名亮黑厮亦因載得封君載嫌物議詭書批目云百四歲老八崔老星賢尚州人以典法掾為時用家臣得拜典法佐郎賣獄受布百五十匹事覺憲司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其劾収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寳名改注賢不用印臺官不署告身賢昏夜乞哀又托

權豪宦寺促署之珪忠肅潛邸時侍學也家世本平微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忠肅薦於忠宣權補典校校勘忠肅自元還國百官班迎忠肅目珪笑之數引見忠宣俾擇謹愼者為王府知印忠肅乃以珪為選部散郎委以銓注時議非之後拜代言仍掌選累遷政堂文學卒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吉

崔安道小字那海其先海州人徙居龍州安

道毋宮婢以内僚事忠宣於燕邸遂通蒙漢
語後爲忠肅僚屬錄其勞賜田及臧獲與李
宜風俱爲忠肅嬖臣曺頔與許慶爭財安道
與宜風右慶譖頔頔方得幸忠宣譖安道杖
流海島未幾復見幸與宜風常在王側專事
報復忠肅被譖留元以安道侍從有勞加賜
田民王留燕五年憂悖傷性及還國常居深
殿忽忽不樂不親政事安道與金之鏡申時
用僧祖倫等擅權柄賣官鬻獄無所不至甚

諫章疏中沮不啓時元欲立省本國安道與
金怡等力辨乃止以功又賜田民累轉上護
軍元使買驢來安道之鏡自以專恣恐禍及
已日夜憂懼及買驢還喜益驕王遣安道于
平壤餽買驢金銀綾羅紵布買驢不受安道
私用之又與金之鏡李仁吉辛貞李仲陽裴
佺李吉祥鄭都赤不花等牧內乘馬三百匹
于江華多所侵暴民不堪苦流散殆盡王獵
于平州安道諂行在騶從甚衆王望見意元

使来驚駭及至怒流于島安道留旬餘乃行
其傔從尚多不入配所遊遍楊廣道時按廉
馬季良貪婪嗜牛肚民譏之曰馬食牛及安
道至季良及州郡爭勞慰待遇稍薄安道輒
加鞭撻忠惠初召拜監察大夫祭酒金右鏐
掌監試安道子璟年纔十餘不學得中試提
學韓宗愈代言李君侅掌貢舉璟又中獻納
許邕正言趙廉鄭天儒等上書言安道濫居
風憲子璟乳臭中第請罪之不從以其書示

安道臺官以璟借述登第祖母又賤不署体
牒凡九年王督省官署之改同知密直司事
賜協謀同德功臣歸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既而入元宿衛元授中尚監丞轉
太府太監尋奉詔還國有南氏者忠肅所幸
女也安道與之鏡通爲忠惠後元年卒年四
十七子濡源淑臣文近源即璟也忠定時爲代
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山倉源
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

彌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
杖公主殿饔人入思不花入思不花訴曰源
捶我致公主驚墮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贊
成柳濯嚴加訊鞫不服貶為光陽監務時謂
宰相金普妬寵而搆之也元將討高郵賊召
募將卒王召源還封龍城君遣之時南賊日
盛我軍陷之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
人戰死濡自有傳宜風本元人善射御為忠
肅嬖臣朝夕出入禁闥年十五補散員嘗送

王獵鹿走駕前一箭殪之王悅授別將行首驟拜摠部典書累陞密直副使性奇巧惟務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妓月娥賞緣得官者甚衆祖倫亦諂事宜風遂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嬖臣也累遷密直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来之鏡白王曰皃者族黨在本國皃者將欲官之王命之鏡及高用賢奉天祐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為使臣也爾輩鬻官何

不官吾子孫耶時失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若等無錢又誰恧耶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天祐曰爾何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曰無錢者毋求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竄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綜布作都目政事真黑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不得初之鏡誘王辭位立忠肅自以為功忠惠不

用之鏡怏怏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因廵軍
憂恚瘦死仁吉一名成柱本商人亦忠肅嬖
臣也累官密直副使與護軍李安爭奴婢毆
安又毆其妻傷胎監察司因仁吉家奴仁吉
至監察司門伺臺官出罵辱之仁吉又以姦
諂幸於忠惠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訓戒
之且謂仁吉曰汝真犬豕也杖流于島忠惠
中止之

盧英瑞　朴良衍　宋明理

盧英瑞忠惠嬖臣也嘗從王如元舍於回回家窃其妻杖之遣還有宦者父與英瑞同名者除瑞州英瑞自謂得之即之任事覺杖之王憐而益幸授內乘別監曹頔之亂元徵王囚刑部又繫英瑞等獄及王復位還國錄侍從功為一等封直城君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王嘗欲疏人官授宮人親戚英瑞白王曰臣亦欲以是官授人王問為誰曰有嘗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忠穆初豐儲倉副使

李仁壽丞李汝訖劾倉貨監察司因鞫之仁
壽英瑞姻婭也以王命沮之尋以仁壽為軍
簿正郎諝執義趙淵為水原府使後德寧公
主流英瑞于光陽及李齊賢為權省流加德
島朴良衍宋明理亦忠惠嬖臣也良衍嘗以
親從護軍管內乘潜易良馬八匹事覺徵布
八百匹流之累遷大護軍明理歷官上護軍
每從王微行王嘗作儺戲命明理主之賜布
二百匹役百工奪市中物以供其費市鋪皆

閑又勸王起樓崇教寺蓮池旁為遊宴之所
王命良衍植花木王又起新宫于三峴命良
衍及金善莊閔渙等督役書雲副正閔珹
季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王怒毆之良衍私媚
於王大加營度黜西江人户輸甓瓦又令惡
少輩奪人牛馬以輸又發近京諸郡丁夫伐
材浮江而下人馬絡繹州郡騷然農者輟耕
時京城民訛言王將取民家小兒數十埋新
宮礎下家家驚駭多抱兒竄者惡少乘間

恣行剝窮王怒營宮稽緩責善莊良行等
曰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
費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又張榜曰自宰
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
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户皆飾鍮銅
乃令百官下至延月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
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歛諸道銅鐵鑄鼎
鑊錡釜納之新宮民間農器盡括無餘王猶
怒其稽緩親杖善莊良行 溴於是人家寺院

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
及王被執如元高龍普捕良衍善莊等十餘
人因明理以與龍普善故免印璫檻良衍等
如元元流良衍于杭州路

金興慶

金興慶侍中就礪之曾孫聰慧便佞恭愍朝
選補亐達赤王見而悅之以爲內速古赤有
龍陽之寵常侍內寢未嘗一夕許休沐數
月間超遷至三司左尹轉左右衛上護軍寵愛

日深嘗入直據胡床王見之怒使上護軍
盧璹拳毆幾斃後王又以事咎興慶〻怒
毆內侍宋良哲復矯命杖之拜代言有上護軍
金用輝諂附興慶嘗奸高家奴妻當坐興慶
因誕辰請王赦遂得免王寘于宿衛以洪倫
韓安權瑨洪寬盧瑄屬焉興慶摠之王强使
興慶倫安等通益妃興慶寵幸既極勢傾
中外嘗以事銜典法摠郎楊元發矯旨召之元
發辭以疾命巡衛府執致宮中時方隆冬裸

其身終夜侵辱即將張龍本判事張海奴也
謟事贊成安師琦不禮於海海怒撻之龍訴
師琦師琦告興慶興慶白王令巡衛府捕海
并取契券海知之携乃券逃繫其處女巡衛府
又興慶從者遇糾正姜隱金南生柳沄等不
下馬隱等叱下之從者訴興慶乃囚隱等令
憲府罪之興慶請以母積善翁主柳氏爲交
州江陵楊廣三道祈恩使傳騎至十餘匹按
部守令競行苞苴柳尋封辰韓國大夫人柳

受俸廣興倉米布麄惡興慶怒杖倉官于闕外王以體覆使李傑生輕決河乙沚等罪殺之傑生臨刑談笑自若人謂傑生剛直敢言嘗忤興慶故及興慶愛娼妓小斤莊恐人竊之日使其黨崔仁哲伺之見李成林宿其家以告明日興慶戲之曰宰相宿娼家可乎成林變色曰無之由是交惡白王出成林為楊廣道都巡問使適禦倭軍敗都巡察使崔瑩希興慶意欲殺之成林與父弟廉興邦亦有

寵於王力捄免死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深與慶當直使判典校林樸代之又與安師琦等張樂宴禁中其無忌憚類此每出入騶從之盛與辛旽無異及王被弑辛禑立右司議安宗源門下舍人金濤補闕林孝先正言盧嵩閔由誼等上言古人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金興慶不更事無知惟以年少憸利荷先王寵眷超擢高官得任喉舌朝夕昵侍怙權陵僭蒙蔽聰明專擅威福縱肆貪婪王旨

擅傳而不奏御膳先已而後進刑政自任賄賂盛行用公府之財為已物取内厩之馬為已畜奪人之妻陽令雍異受人之奴陰許扶援慢罵宰相縛辱郎吏以普通佛寺作其馬坊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誘嗾羣小恣行不法戲君德歛人怨遠近莫不痛憤畏威莫敢指斥使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達馴致堅氷之勢釀成前日之禍盖起禍者萬生也而謀禍者興慶也昔趙高專於秦而卒成望

夷之禍朱弁專於梁而俄有臺城之變今在
惟新之朝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以快一
國臣民之憤迄至今日畧無譴訶興慶曾不
自悔所在羣聚謀自安之術驚駭視聽沸騰
物議且興慶之縱惡至此者亦由王伯安沼
鄭龍壽為其腹心相濟為之耳請令憲司明
正其罪以誡後來禑留中不下臺省請至再
三禑乃流興慶于彥陽除名籍其家餘皆免
官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

等有寵於王恐王不信反為所害猶豫未發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興慶具所對辨興慶謂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也興慶無以對遂誅之

潘福海

潘福海巨濟人為宰樞嬖幸累遷密直承旨嘗直禁中與知申事李存性戲褫知印尚書高士聚衣相與諠鬧褫而問之福海存性

對曰士襄使酒臣等不能禁禑怒罷士襄職後稫海陞密直副使禑畋于西海道稫海從之至瓮津禑射豕豕突觸馬禑驚墜稫海躍馬直前一箭殪之禑得免自是寵遇日隆賜姓王為子擢門下賛成事賜推忠亮節翊戴佐命輔理功臣號超拜其父門下評理蓋淳為右侍中以稫海既為禑子同入政府不相避禑賜稫海教曰遇急遽倉卒之難然後知出衆之真才立光明雋偉之功然後受稀世

之至寵此古賢臣碩輔所以富貴不難其身而聲名流於萬世者也乃祖阜奉使節而通日本提文衡而取英材代有聞人立于朝著餘慶浸漬久而大振其在卿乎卿才兼文武立志堅確移孝爲忠主耳忘身丙寅西狩封豕奔来我前左右變色不知所爲我之安危在於呼吸之頃卿躍馬而来一箭洞其腹應弦而斃是卿廷續我命于天也此雖宗社山川之靈默誘卿衷然非卿所蘊之忠所禀之

勇予末小子何由奉宗社山川於今日乎若稽典故錫卿王姓為義子陛卿贊成事所以異其恩數勸其忠勇也拜父侍中所以勸其忠義也福海嘗從禑田墜馬禑以所乘馬與之福海娶林堅味女後又娶典儀注簿柳芬女堅味不敢禁但噓唏而已趙胖事起禑下堅味廉興邦獄以福海為子故不疑使領兵與崔瑩等宿衛福海陰懷異志夜以突騎數十詐稱徼巡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床指

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害而還翌日禑
欲試福海意問曰何以處堅味福海不對復
問曰惟爾言是從對曰若宥臣舅臣當以死
報禑應曰諾旣而下福海獄誅之籍其家事
在堅味傳

申元弼

申元弼門地卑微恭讓在潛邸時常賜衣
食與之學登第累遷部令罷歸久居鄉曲王
即位七日特遣使召之授弘福都監判官經筵

檢討官一日王謂元卿曰余久居深宮脚膝酸疼對曰毎夜宮中宜拜天拜佛以養氣王從之置仁王佛於別殿朝暮禮拜遇災異輒祈禳命給田都監賜元卿田仍趣成案給之元卿矯世子旨憲司劾之王命罷其職既而悔之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左使鄭道傳又諫之怒稍解王御經筵代言成石璐論刑制之案曰往者趙胖枉受酷刑然且不死命也元卿在側曰胖嘗

奉釋教其得免死宗由果報也禮成江水赤
沸三日王有憂色元爾曰安知其不爲祥也
元爾每進諛言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心出
入房闥與宦寺同流淴爲邪媚士林鄙之驟
遷禮曹摠郞轉內府令皆帶經筵經筵官更
日侍講唯元爾日侍左右以謟佞得幸士大
夫多趨附者後以禹玄寶黨流遠地





[illegible]